

注评本

# 三国演义

叁



「明」罗贯中著 「清」毛宗岗评



注评本

# 三国演义

叁



〔明〕罗贯中著  
〔清〕毛宗岗评



翼德之不欲先伐魏，而请先伐吴者，非但知兄弟，而亦知君臣之义也。观其古城之役，误疑关公之降操，而欲拒关公，岂非君臣之义重而兄弟之情轻乎？其伐吴之意，以为魏固汉贼，而吴之党魏亦为汉贼，从来除残去暴者，必先剪其党。如殷将伐桀而先伐韦、伐顾、伐昆吾，周将伐纣而先伐崇、伐密是也。盖不独为兄弟起见，而伐吴在所当先；即为君臣起见，而伐吴亦在所当先耳。观于翼德之亡，而先主伐吴之计，愈不得不决矣。翼德之死，为关公而死也。为关公而死，则其与孙权杀之无异也。杀一弟之仇不可忍，杀两弟之仇又何可忍乎？为一己之私恩而释曹操，人不以此病关公；则为三人之义而讨孙权，岂得以此警先主！

有关兴而云长不死，有苞而翼德复生。君子观于此二人，而独为先主之堂构惜也。使刘禅而有兴、苞之风，则邓艾不能越阴平，钟会不能逾剑阁，而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之言，不至为晋武所笑矣。呜呼！天不祚汉，其谓何哉！

李意之见先主，与紫虚上人、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。而紫虚则有数言，李意止写一字；公明惟凭卦象，李意自画画图。极相类，又极不相类，而皆为后文伏笔。令读者于数回之后，追验前文，方知其文之一线穿却也。

陈震之请李意，当是孔明教之。先主决意伐吴，孔明争之不得，故特欲偕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。然张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储君之废，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吴之师，谋之成不成，盖有幸有不幸焉。

先主一生，见画图者三：初见孔明画图一幅，定三分之形；继见张松画图一幅，定入川之计；最后见李意画图一幅，为白帝托

孤之兆。盖其一生，俱是画中人也。

当关公显圣之后，便当接先主杀刘封，而中间忽有曹操患病，华佗被杀，曹丕袭爵，曹植赋诗一段文字以间之。及刘封既斩之后，便当接翼德被刺、先主伐吴，而中间又有献帝禅位、曹丕篡汉、成都闻变、孔明劝进一段文字以间之。其过枝接叶处，全不见其断续之痕；而两边夹叙，一笔不漏。如此叙事，真可直追迁史。

却说先主欲起兵东征，赵云谏曰：“国贼乃曹操，非孙权也。今曹丕篡汉，神人共怒，陛下可早图关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讨凶逆，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。若舍魏以伐吴，兵势一交，岂能骤解？愿陛下察之。”先君臣之公义，而后兄弟之私仇，子龙独见其大。先主曰：“孙权害了朕弟，又兼傅士仁、糜芳、潘璋、马忠皆有切齿之仇，啖其肉而灭其族，方雪朕恨。卿何阻耶？”云曰：“汉贼之仇，公也；兄弟之仇，私也。愿以天下为重。”子龙见识有大臣谏臣之风，不当以战将目之。先主答曰：“朕不为弟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”遂不听赵云之谏，下令起兵伐吴。且发使往五溪借番兵五万，共相策应。一面差使往阆中，迁张飞为车骑将军，领司隶校尉，封西乡侯兼阆中牧。使命赍诏而去。

却说张飞在阆中，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，旦夕号泣，血湿衣襟。是真兄弟，不是假兄弟。诸将以酒解劝，酒醉怒气愈加。帐上帐下，但有犯者，即鞭挞之，多有鞭死者。为后文鞭范疆、张达张本。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，放声痛哭不已。其声其泪，俱从血性中流出。忽报使至，慌忙接入，开读诏旨。飞受爵，望北拜毕，设酒款待来使。飞曰：“吾兄被害，仇深似海，庙堂之臣，何不早奏兴兵？”使者曰：“多有劝先灭魏而后伐吴者。”飞怒曰：“是何言也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，誓同生死。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独享富贵耶？独生且不愿，何况独受富贵。吾当面见天子，愿为前部先锋，挂孝伐吴，为后文制办白旗白甲伏笔。生擒逆贼，祭告二兄，以践前盟。”言讫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来。

却说先主每日自下教场操演军马，克日兴师，御驾亲征。于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见孔明，曰：“今天子初临大位，亲统军伍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此不谏征吴，但谏亲征。丞相秉钧衡之职<sup>[1]</sup>，何不规谏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苦谏数次，只是不听。孔明之谏，在孔明口中补出。今日公等随我入教场谏去。”当下孔明引百官来谏先主曰：“陛下初登宝位，若欲北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，方可亲统六师。若只欲伐吴，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，何必亲劳圣驾？”言伐魏则当亲征，伐吴则不当亲征，主意又与众官不同。先主见孔明苦谏，心中稍回。

忽报张飞到来，先主急召入。飞至演武厅，拜伏于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以手足论之，先主缺一足矣，故抱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飞曰：“陛下今日为君，早忘了桃园之誓，二兄之仇如何不报？”先主曰：“多官谏阻，未敢轻举。”飞曰：“他人岂知昔日之盟！若陛下不去，臣舍此躯，与二兄报仇。若不能报时，臣宁死不见陛下也！”只说自家要去，便是要先主去。先主曰：“朕与卿同往。卿提本部兵自阆州而出，朕统精兵会于江州，共伐东吴，以雪此恨。”飞临行，先主嘱曰：“朕素知卿酒后暴怒，鞭挞健儿，而复令在左右，此取祸之道也。今后务宜宽容，不可如前。”先为下文伏笔。○史称关公善待卒伍，骄于士大夫，张飞爱君子而不恤军人，故先主以此嘱之。飞拜辞而去。

次日，先主整兵要行，学士秦宓奏曰：“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，古人所不取也。愿陛下思之。”先主曰：“云长与朕犹一体也，大义尚在，岂可忘耶？”宓伏地不起曰：“陛下不从臣言，诚恐有失。”预为后文伏笔。先主大怒曰：“朕欲兴兵，尔何出此不利之言！”叱武士推出斩之。非此一怒，则众官之谏不息。宓面不改色，回顾先主而笑曰：“臣死无恨，但可惜新创之业，又将颠覆耳！”众官皆为秦宓告免。先主曰：“暂且囚下，待朕报仇回时发落。”孔明闻知，即上表救秦宓。其略曰：

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，致荆州有覆亡之祸。陨将星于斗牛，折天柱于楚地。此情哀痛，诚不可忘。但念迁汉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刘祚

[1] 钧衡：比喻国家政务重任。

者，过非孙权。窃谓魏贼若除，则吴自宾服。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，以养士卒之力，别作良图，二句隐着伐魏，早为前后出师伏笔。则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

先主看毕，掷表于地曰：“朕意已决，毋得再谏！”先主以孔明为水，今伐吴之心其急如火，水亦不能制火矣。遂命丞相诸葛亮保太子守两川；时法正既死，孔明又不同往，则后来之败，势所必然。骠骑将军马超并弟马岱，助镇北将军魏延守汉中，以当魏兵；虎威将军赵云为后应，兼督粮草；因赵云曾谏，故不用为先锋。黄权、程畿为参谋；马良、陈震掌理文书；黄忠为前部先锋；冯习、张南为副将；傅彤、张翼为中军护尉；赵融、廖淳为合后，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，共兵七十五万，择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师。

却说张飞回到阆中，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，三军挂孝伐吴。关公之死，为江上有白衣；翼德之死，为军中需白甲。次日，帐下两员末将范疆、张达入帐告曰：“白旗白甲，一时无措，须宽限方可。”飞大怒曰：“吾急欲报仇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贼之境，义气凛凛，是真兄弟，不是假兄弟。汝安敢违我将令！”叱武士缚于树上，各鞭背五十。前之鞭督邮是怒，继之鞭曹豹是醉，今之鞭范、张是痛。因痛而鞭，鞭必倍痛矣。鞭毕，以手指之曰：“来日俱要完备，若违了限，即杀汝二人示众。”打得二人满口出血。回到营中商议，范疆曰：“今日受了刑责，着我等如何办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倘来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杀矣。”张达曰：“比如他杀我<sup>[1]</sup>，不如我杀他！”与糜芳、傅士仁一般商议，前后相对。疆曰：“怎奈不得近前。”达曰：“我两个若不当死，则他醉于床上；若是当死，则他不醉。”吕布以戒酒而为部将所害，张飞以饮酒而为部将所害，前后相反而相对。二人商议停当。

却说张飞在帐中神思昏乱，动止恍惚，与关公梦猪咬足，前后相对。一则以梦为醒时之兆，一则以醒为梦时之兆。乃问部将曰：“吾今心惊肉颤，坐卧不安，此何意也？”部将答曰：“此是君侯思念关公，以致如此。”飞令人将酒来，与部将同饮。本是以酒节哀，谁知以酒致死。不觉大醉，卧于帐中。凡人饭酒

[1]比如：比起。

易醉，闷饮更是易醉。范、张二贼探知消息，初更时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帐中。诈言欲禀机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原来张飞每睡不合眼。当夜寝于帐中，二贼见他须竖目张，本不敢动手。写得张飞声势。曹操见关公于匣中，虽死不死；范、张见翼德于帐中，虽睡不睡。因闻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飞腹。飞大叫一声而亡。读书至此，亦为之拍案大叫。时年五十五岁。后人有诗叹曰：

安喜曾闻鞭督邮，黄巾扫尽佐炎刘。

虎牢关上声先震，长坂桥边水逆流。

义释严颜安蜀境，智欺张郃定中州。

伐吴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长遗阆地愁。

却说二贼当夜割了张飞首级，便引数十人，连夜投东吴去了。次日，军中闻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时有张飞部将吴班，向自荆州来见先主。先主用为牙门将，使佐张飞守阆中。吴班事补前文所未及。○胡班，古本作“吴班”，今从之。当下吴班先发表章奏知天子；然后令长子张苞，具棺槨盛贮，令弟张绍守阆中，苞自来报先主。时先主已择期出师，大小官僚皆随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怏怏不乐，顾谓众官曰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东行也。”孔明劝取西川，昭烈不听，法正劝之而即听。然则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。

却说先主是夜心惊肉颤，寝卧不安，出帐仰观天文，见西北一星，其大如斗，忽然坠地。关公之死，先主感梦；翼德之死，先主见星。前后相对。先主大疑，连夜令人求问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“合损一上将，三日之内，必有惊报。”先主因此按兵不动。忽侍臣奏曰：“阆中张车骑部将吴班，差人赍表至。”先主顿足曰：“噫！三弟休矣！”结义之始，先遇翼德，次遇关公；临终之时，先丧关公，次丧翼德。参差不同。及至览表，果报张飞凶信。先主放声大哭，昏绝于地，众官救醒。

次日，人报一队军马骤风而至，先主出营观之。良久，见一员小将，白袍银铠，滚鞍下马，伏地而哭，乃张苞也。张飞挂孝是一重孝，张苞挂孝是两重孝。苞曰：“范疆、张达杀了臣父，将首级投吴去了。”先主哀痛至甚，饮

食不进。群臣苦谏曰：“陛下欲为二弟报仇，何可先自摧残龙体？”先主方才进膳，遂谓张苞曰：“卿与吴班敢引本部军作先锋，为卿父报仇否？”苞曰：“为国为父，万死不辞！”不但为父，又为伯父。

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报一彪军风拥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之。须臾，侍臣引一小将军，白袍银铠，入营伏地而哭。先主视之，乃关兴也。此是制中期服，与张苞亦是两重孝。先主见了关兴，想起关公，又放声大哭。众官苦劝。先主曰：“朕想布衣时与关张结义，誓同生死。今朕为天子，正欲与二弟同享富贵，不幸俱死于非命。见此二侄，能不断肠？”张飞曾见先主为天子，关公尚不曾见先主为天子。一则乍见而死，一则未见而死，俱为可痛。言讫，又哭。众官曰：“二小将军且退，容圣上将息龙体。”侍臣奏曰：“陛下年过六旬，不宜过于哀痛。”先主曰：“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独生！”言讫，以头顿地而哭。先主从来善哭，何况此时？哭上加哭，宜其哭个不住。多官商议曰：“今天子如此烦恼，将何解劝？”马良曰：“主上亲统大兵伐吴，终日号泣，于军不利。”陈震曰：“吾闻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隐者，姓李名意。世人传说，此老已三百馀岁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当世之神仙也。百忙中忽叙出一个仙人，与魏之左慈，吴之于吉，遥相映射。何不奏知天子，召此老来问他吉凶，胜如吾等之言。”遂入奏先主。先主从之，即遣陈震赍诏，往青城山宣召。

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乡人引入山谷深处，遥望仙庄，清云隐隐，瑞气非凡。与卧龙冈仿佛相似。忽见一小童来迎曰：“来者莫非陈孝起乎？”与水镜童子仿佛相似。震大惊曰：“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？”童子曰：“吾师昨者有言，今日必有皇帝诏命至，使者必是陈孝起。”震曰：“真神仙也，人言信不诬矣。”遂与小童同入仙庄，拜见李意，宣天子诏命。李意推老不行。震曰：“天子急欲见仙翁一面，幸勿吝鹤驾。”再三敦请，李意方行。与隆中三请仿佛相似。

既至御营，人见先主。先主见李意鹤发童颜，碧眼方瞳<sup>[1]</sup>，灼灼有

[1] 方瞳：方形的瞳孔。古人以为长寿之相。



光，身如古柏之状，李意行状在先主眼中写出。○写李意三百岁人，另是一样光景。知是异人，优礼相待。李意曰：“老夫乃荒山村叟，无学无识。辱陛下宣召，不知有何见谕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与关、张二弟结生死之交，三十馀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亲统大军报仇，未知休咎如何？久闻仙翁通晓玄机，望乞赐教。”何不于关公未死之前问之？李意曰：“此乃天数，非老夫所知也。”先主再三求问，意乃索纸笔，画兵马器械四十馀张。画毕，便一一扯碎。此应后文连营四十皆被烧毁也。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，傍边一人掘土埋之，上写一大白字。此应后文白帝托孤之兆。遂稽首而去。先主不悦，谓群臣曰：“此狂叟也，不足为信。”即以火焚之，为后文火焚之兆。便摧军前进。

张苞入奏曰：“吴班军马已至，小臣乞为先锋。”先主壮其志，即取先锋印赐张苞。苞方欲挂印，又一少年将奋然出曰：“留下印与我！”视之，乃关兴也。二人争印，与许褚、徐晃争袍，遥相映射。苞曰：“我已奉诏矣。”兴曰：“汝有何能，敢当此任？”苞曰：“我自幼习学武艺，箭无虚发。”先主曰：“朕正欲观贤侄武艺，以定优劣。”苞令军士于百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画一红心。旗上画红心，是权时从吉。苞拈弓取箭，连射三箭，皆中红心。写张苞。众皆称善。傍写众人。关兴挽弓在手曰：“射中红心，何足为奇？”正言间，忽值头上一行雁过，兴指曰：“吾射这飞雁第三只。”一箭射去，那只雁应弦而落。写关兴。○雁行可比兄弟，不独失却第三，先失却第二矣。文武官僚齐声喝采。又写众人。苞大怒，飞身上马，手挺父所使丈八点钢矛，大叫曰：“你敢与我比试武艺否？”兴亦上马，绰家传大砍刀，纵马而出曰：“偏你能使矛，吾岂不能使刀！”曹操铜雀台前，是一红一绿相争，此处却是两白相争，又自不同。二将方欲交锋，先主喝曰：“二子休得无礼！”兴、苞二人慌忙下马，各弃兵器，拜伏请罪。作者欲写二小将英雄，故借争印稍加点染，今既显过本事，便当如此收科。先主曰：“朕自涿郡与卿等之父结异姓之交，亲如骨肉；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当同心协力，共报父仇。奈何自相争竞，失其大义！父丧未远而犹如此，况日后乎？”近日之丧中计利，兄弟相争者，当愧死矣。二人再拜伏罪。先主问曰：“卿二人谁年长？”苞曰：“臣长关兴

一岁。”先主即命兴拜苞为兄。二人就帐前执箭为誓，永相救护。桃园之后，又是一番小结义。先主下诏，使吴班为先锋；令张苞、关兴护驾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浩浩荡荡，杀奔吴国来。以上按下先主，以下再叙东吴。

却说范疆、张达将张飞首级投献吴侯，细告前事。孙权听罢，收了二人，乃谓百官曰：“今刘玄德即了帝位，统精兵七十馀万，御驾亲征，其势甚大，如之奈何？”百官尽皆失色，面面相觑。南人无用，为之一笑。诸葛瑾出曰：“某食君侯禄久矣，无可报效，愿舍残生，去见蜀主，以利害说之，使两国相和，共讨曹丕之罪。”诸葛瑾所见，到底与鲁肃相似。权大喜，即遣诸葛瑾为使，来说先主罢兵。正是：

两国相争通使命，一言解难赖行人。

未知诸葛瑾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

### 孙权降魏受九锡

### 先主征吴赏六军

魏王受九锡，吴侯亦受九锡。君子于魏之受，讥曹操之不臣；于吴之受，笑孙权之不君。何也？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，韩侯之所以自奋也。江东之地，岂其小于韩邦哉？且降魏而有益于吴，则亦已耳；无益于吴而徒受屈膝之耻，可足叹矣！

操之九锡，操自加之者也；权之九锡，非孙权自加之，而待魏加之者也。自加之与待人加，则有间矣。操之九锡，天子所不敢不与者也；权之九锡，魏欲加之而权所不敢不受者也。人所不敢不与，与己所不敢不受，则又有间矣。且受汉之九锡则足荣，受魏之九锡则足耻。为篡汉而受汉之九锡则为强，为降魏而受魏之九锡则为弱。吾甚为孙权惜之。

孙权前后如二人。前之拔剑砍案，何其壮也；后之俯首称臣，何其惫也。所以然者，失在争荆州而开隙于刘耳。其始也结刘为援，则以周郎五万人，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万之师。其既也与刘为仇，则以江东八十一州，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。君子于此，叹与国之不可绝，而辅车相依之势为不可离云。

赵咨之对曹丕，有二语为最妙：其以“获于禁而不害为仁”，所以暴彼之短；其以“屈于陛下为略”，所以抑彼之骄。夫七军覆，庞德死，非魏之见辱于关公者乎？使非东吴，则于禁不得生还矣。是言蜀之凌魏，而吴之大有造于魏也。至于稽首称臣，不曰是诚服，不曰是有礼，不曰是识时务，而乃曰略者，明言降魏非其本心，不过一时权宜之计，而吴终不为魏下也。词令之妙至于如此，真不愧行人之选哉！

为国者之学，不比书生寻章摘句，旨哉斯言乎！石勒未尝识字，闻酈生劝立六国后，以为此法当失；及闻张良止之，乃曰赖有

此耳。是其能读《汉书》者也。宋理宗好探究理学，而史弥远以小人见用，真德秀、魏了翁以君子见斥，则虽终日读性理，却是不曾读得。

孙策不疑太史慈，孙权不疑诸葛瑾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策当兵势方盛之时，其信慈为易；权当国势可忧之日，其信瑾为难也。庞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，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吴，其事同乎？曰：不同。德事马超而不终，则德之义为非义；瑾事孙权而无贰，则瑾之忠乃真忠也。且瑾在昔日，以瑾之不往，信亮之不留；权在今日，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，信瑾之不往。君臣之相信，殆于兄弟之相信决之耳。

还我汝阳，归我叛人，此鲁之所以与齐盟也。而还荆州不许，还降将不许，则先主之于吴，毋乃已甚乎？晋君朝以入，则婢子夕以死，夕以入则朝以死，此秦之所以归晋侯也。而送还孙夫人亦不许，则先主之于吴，又毋乃太甚乎？然使仇自此而遂解，兵自此而遂回，则不成其为刘玄德矣。今人称结义必称桃园，玄德之为玄德，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极之一人，可以愧后世之朋友寒盟、兄弟解体者。

却说章武元年秋八月，先主起大军至夔关，驾屯白帝城。白帝城三字先于此处一逗。前队军马已出川口。近臣奏曰：“吴使诸葛瑾至。”先主传旨，教休放入。黄权奏曰：“瑾弟在蜀为相，必有事而来，陛下何故绝之？当召入，看他言语，可从则从；如不可，则就借彼口说与孙权，令知问罪有名也。”先主从之，召瑾入城。瑾拜伏于地。不似前番待鲁肃之礼。先主问曰：“子瑜远来，有何事故？”瑾曰：“臣弟久事陛下，臣故不避斧钺，特来奏荆州之事：先将孔明说起，要他看军师之面纳其所言。前者关公在荆州时，吴侯数次求亲，关公不允。此二句隐然责备关公，反推在关公身上。后关公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吴侯，使袭荆州，又推在曹操身上。吴侯本不肯许。因吕蒙与关公不睦，故擅自兴兵，误成大事。今吴侯悔之不及。此乃吕蒙之罪，非吴侯之过也。又推在吕蒙身上。今吕蒙已死，冤仇已息。孙夫人一向思归，关公死矣，曹操死矣，吕蒙死矣，俱在三个死人身上。却请出一个活夫人来，又要他

看夫人之面纳其所言。今吴侯令臣为使，愿送归夫人，缚还降将，并将荆州仍旧交还，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动之，又说还荆州，还降将以陪之。降将本是汉将，曰“还”是矣。若荆州向以为东吴所当有，而借与玄德者也，今亦曰“还”，则荆州亦本是汉地，不曾借矣。永结盟好，共灭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。”末句归重伐魏。前是动之以情，此则动之以义。先主怒曰：“汝东吴害了朕弟，今日敢以巧言来说乎？”瑾曰：“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，与陛下论之。陛下乃汉朝皇叔，今汉帝已被曹丕篡夺，不思剿除；却为异姓之亲，而屈万乘之尊：是舍大义而就小义也。先论义之大小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方，陛下不取而但争荆州，是弃重而取轻也。次论利之轻重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兴汉室，恢复山河；今陛下置魏不问，反欲伐吴，窃为陛下不取。”前还在两家情分上说，此又单就先主身上说。前所言是私，后所言是公。先主大怒曰：“杀吾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欲朕罢兵，除死方休。早为后文谶兆。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斩汝首。今且放汝回去，说与孙权，洗颈就戮！”诸葛瑾见先主不听，只得自回江南。

却说张昭见孙权曰：“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，故假以讲和为辞，欲背吴入蜀，此去必不回矣。”有此一段议论，愈见孙权知人之明。权曰：“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；孤不负子瑜，子瑜亦不负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时，孔明来吴，孤欲使子瑜留之。子瑜曰：‘弟已事玄德，义无二心。弟之不留，犹瑾之不往。’补四十四回中所未及。其言足贯神明，今日岂肯降蜀乎？孤与子瑜，可谓神交，非外言所得间也。”朋友不相信，而君臣之相信如此，为朋友者，可以愧矣。正言间，忽报诸葛瑾回。权曰：“孤言若何？”张昭满面羞惭而退。真正可羞。瑾见孙权，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权大惊曰：“若如此，则江南危矣！”阶下一人进曰：“某有一计，可解此危。”视之，乃中大夫赵咨也。权曰：“德度有何良策？”咨曰：“主公可作一表，某愿为使，往见魏帝曹丕，陈说利害，使袭汉中，则蜀兵自危矣。”先主不肯与吴共伐曹丕，其势必至于此。权曰：“此计最善。但卿此去，休失了东吴气象。”咨曰：“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死，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！”

权大喜，即写表称臣，恐孙权此时亦难见江南人物。令赵咨为使。星夜到了许都，先见太尉贾诩等并大小官僚。次日早朝，贾诩出班奏曰：“东吴遣中大夫赵咨上表。”曹丕笑曰：“此欲退蜀兵故也。”有急来求，早已猜着。即令召入。咨拜伏于丹墀。丕览表毕，遂问咨曰：“吴侯乃何如主也？”咨曰：“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。”自夸其君。丕笑曰：“卿褒奖毋乃太甚？”咨曰：“臣非过誉也。吴侯纳鲁肃于凡品<sup>[1]</sup>，是其聪也；拔吕蒙于行阵<sup>[2]</sup>，是其明也；带言鲁肃、吕蒙。自夸其君，又自夸其臣。获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是以己之长，形彼之短。为人所获，难乎为臣；臣为人获，难乎为君。取荆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据三江虎视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于陛下，是其略也。略者，权谋之谓也。即将现前事解“略”字，甚妙。以此论之，岂不为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乎？”丕又问曰：“吴主颇知学乎？”咨曰：“吴主浮江万艘，带甲百万，任贤使能，志存经略；少有馀闲，博览书传，历观史籍，采其大旨，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”帝王之学，与书生不同。若寻章摘句，即霸王亦不为也。丕曰：“朕欲伐吴可乎？”咨曰：“大国有征伐之兵，小国有御备之策。”不失东吴气象。丕曰：“吴畏魏乎？”咨曰：“带甲百万，江汉为池<sup>[3]</sup>，何畏之有？”不失东吴气象。丕曰：“东吴如大夫者几人？”咨曰：“聪明特达者，八九十人；如臣之辈，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。”前表鲁肃、吕蒙是借君夸臣，此却单就臣说。丕叹曰：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卿可以当之矣。”于是即降诏，命太常卿邢贞赍册封孙权为吴王，加九锡。与前曹操加九锡，相反而相对。赵咨谢恩出城。大夫刘晔谏曰：“今孙权惧蜀兵之势，故来请降。以臣愚见，蜀吴交兵，乃天亡之也。今若遣上将，提数万之兵，渡江袭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内，吴国之亡，不出旬日。吴亡则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图之？”刘晔助攻吴，非所以助蜀，正所以图蜀，可见二国之不宜相恶也。丕曰：“孙权既以礼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，不若纳之为是。”刘晔又

[1] 凡品：世间常人。

[2] 行阵：行伍。指军队。

[3] 池：护城河。

曰：“孙权虽有雄才，乃残汉骠骑将军南昌侯之职。官轻则势微，尚有畏中原之心；若加以王位，则去陛下一阶矣。今陛下信其诈降，崇其位号以封殖之，是与虎添翼也。”此则书生之见耳。魏即不封吴，吴岂不能自王哉？魏之帝可僭，吴之王何不可僭？丕曰：“不然。朕不助吴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吴蜀交兵，若灭一国，止存一国，那时除之，有何难哉？刘晔是踏沉船，曹丕是看冷铺。朕意已决，卿勿复言。”遂命太常卿邢贞同赵咨捧报册锡，径至东吴。

却说孙权聚集百官，商议御蜀兵之策。忽报：“魏帝封主公为王，礼当速接。”顾雍谏曰：“主公宜自称上将军九州伯之位，不当受魏帝封爵。”盖以自称则虽伯犹荣，受封则虽王亦辱耳。权曰：“当日沛公受项羽之封，盖因时也，何故却之？”亦解嘲语。遂率百官出城迎接。孙权出丑。邢贞自恃上国天使，入门不下车。张昭大怒，厉声曰：“礼无不敬，法无不肃，而君敢自尊大，岂以江南无方寸之刃耶？”与秦宓之叱简雍仿佛相似。○子布此时颇有胆气。邢贞慌忙下车，与孙权相见，赵咨足以服魏君，张昭足以服魏臣。并车入城。忽车后一人放声哭曰：“吾等不能奋身舍命，为主并魏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辱乎！”众视之，乃徐盛也。赵咨之后有张昭，不谓张昭之后又有徐盛。邢贞闻之，叹曰：“江东将相如此，终非久在人下者也。”

却说孙权受了封爵，众文武官僚拜贺已毕，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赍进谢恩。孙权丑极。早有细作报说：“蜀主引本国大兵，及蛮王沙摩柯番兵数万，又有洞溪汉将杜路、刘宁二枝兵，水陆并进，声势震天。水陆军已出巫口，旱路军已到秭归。”时孙权虽登王位，奈魏主不肯接应，王位、九锡岂足以弹压蜀兵乎？一笑。乃问文武曰：“蜀兵势大，当复如何？”众皆默然。权叹曰：“周郎之后有鲁肃，鲁肃之后有吕蒙。今吕蒙已亡，无人与孤分忧也。”此是激将之言。言未毕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将奋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“臣虽年幼，颇习兵书。愿乞数万之兵，以破蜀兵。”权视之，乃孙桓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俞氏，与刘封本姓寇正复相似。孙策爱之，赐姓孙，因此亦系吴王宗族。河生四子，桓居其长，弓马熟娴，常从吴王征讨，累立奇功，官授武卫都尉，时年二十五岁。百忙中补叙孙桓来历。权曰：

“汝有何策胜之？”桓曰：“臣有大将二员，一名李异，一名谢旌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乞数万之众，往擒刘备。”不过恃二勇夫，便不是良策。权曰：“侄虽英勇，争奈年幼，必得一人相助方可。”虎威将军朱然出曰：“臣愿与小将军同擒刘备。”权许之，遂点水陆军五万；封孙桓为左都督，朱然为右都督，与前遣周瑜、程普为左右遥相对照。即日起兵。哨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。孙桓引二万五千军马屯于宜都界口，前后分作三营，以拒蜀兵。

却说蜀将吴班领先锋之印，自出川以来，所到之处，望风而降，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，探知孙桓在彼下寨，飞奏先主。时先主已到秭归，闻奏怒曰：“量此小儿，安敢与朕抗耶！”少年有可轻有不可轻。此处以少年轻孙桓则可，后文以少年轻陆逊则不可。关兴奏曰：“既孙权令此子为将，不劳陛下遣大将，臣愿往擒之。”以少年敌少年。先主曰：“朕正欲观汝壮气。”即命关兴前往。兴拜辞欲行，张苞出曰：“既关兴前去讨贼，臣愿同行。”以两少年敌一少年。先主曰：“二侄同行甚妙。但须谨慎，不可造次。”二人拜辞先主，会合先锋，一同进兵，列成阵势。

孙桓听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两阵对圆，桓领李异、谢旌立马于门旗之下，见蜀营中拥出二员大将，皆银盔银铠，白马白旗：上首张苞，挺丈八点钢矛；下首关兴，横着大砍刀。再就吴将眼中写出二小将声势。苞大骂曰：“孙桓竖子，死在临时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！”桓亦骂曰：“汝父已作无头之鬼，今汝又来讨死，好生不智！”张苞大怒，挺枪直取孙桓。此处独写张苞出头，未写关兴。桓背后谢旌骤马来迎。两将战有三十馀合，旌败走，苞乘胜赶来。李异见谢旌败了，慌忙拍马轮蘸金斧，接战张苞。与战二十馀合，不分胜负。写张苞连战二将，又未写关兴。吴军中裨将谭雄见张苞英勇，李异不能胜，却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张苞所骑之马。那马负痛，奔回本阵，未到门旗边，扑地便倒，将张苞掀在地上。李异急向前，轮起大斧，望张苞脑袋便砍。故作惊人之笔。忽一道红光闪处，李异头早落地。读至此，疑有神助。及阅下文，方知是人不是鬼。原来关兴见张苞马回，正待接应；忽见张苞马倒，李异赶来，兴大喝一声，劈李异于马下，此处关兴突然而出，却先见斩将，后



见其人，笔法奇甚。救了张苞。乘势掩杀，孙桓大败。各自鸣金收军。

次日，孙桓又引军来。张苞、关兴齐出。关兴立马于阵前，单搦孙桓交锋。此写关兴。桓大怒，拍马轮刀，与关兴战三十馀合，气力不加，大败回阵。二小将追杀入营，吴班引着张南、冯习驱兵掩杀。张苞奋勇当先，杀入吴军，正遇谢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此写张苞。吴军四散奔走。蜀将得胜收兵，只不见了关兴。忽然突出，又忽然不见，写得关兴奇妙。张苞大惊曰：“安国有失，吾不独生。”此又写张苞。言讫，绰枪上马，寻不数里，只见关兴左手提刀，右手活挟一将。此又写关兴。苞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兴笑答曰：“吾在乱军中，正遇仇人，故生擒来。”苞视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谭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营，斩首沥血，祭了死马。做了豪杰的马，即死也不辱了。遂写表，差人赴先主处报捷。孙桓折了李异、谢旌、谭雄等许多将士，力穷势孤，不能抵敌，即差人回吴求救。蜀将张南、冯习谓吴班曰：“目今吴兵势败，正好乘虚劫寨。”班曰：“孙桓虽然折了许多将士，朱然水军现今结营江上，未曾损折。朱然一军不见厮杀，在吴班口中补叙出来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倘水军上岸断我归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南曰：“此事至易，可教关、张二将军各引五千军，伏于山谷中。如朱然来救，左右两军齐出夹攻，必然取胜。”南亦能军。班曰：“不如先使小卒诈作降兵，却将劫寨事告与朱然。然见火起，必来救应。却令伏兵击之，则大事济矣。”前写过兴、苞，此又写吴班三将。冯习等大喜，遂依计而行。

却说朱然听知孙桓损兵折将，正欲来救。忽伏路军引几个小卒上船投降。然问之，小卒曰：“我等是冯习帐中士卒，因赏罚不明，特来投降，就报机密。”然曰：“所报何事？”小卒曰：“今晚冯习乘虚要劫孙将军营寨，约定举火为号。”朱然听毕，即使人报知孙桓，报事人行至半途，被关兴杀了。假报了朱然，真报偏不许报孙桓。朱然一面商议，欲引兵来救应孙桓。部将崔禹曰：“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。倘有疏虞，水陆二军尽皆休矣。将军只宜稳守水寨，某愿替将军一行。”是朱然替死鬼。然从之，遂令崔禹引一万军前去。是夜冯习、张南、吴班分兵三路，直杀入孙桓寨中。四面